

第5TH波入侵II

THE WAVE

[美] 瑞克·扬西 著 枣泥 译

CTB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雅天睿 CS BOOKET

异星人改造人类

WAVE 第4波
THEY ARRIVE 消音

WAVE 第3波
INFECTION 瘟疫

WAVE 第2波
DESTRUCTION 巨浪

WAVE 第1波
DARKNESS 熄灯

普利兹文学奖得主末日系列作品强势入侵!

多种语言出版! 20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榜!

——《独立日》后特别值得期待的美国科幻巨作——

第5TH波入侵II

THE WAVE [美] 瑞克·扬西 著 枣泥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明鉴天啓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波入侵. II / (美) 瑞克·扬西 (Rick Yancey) 著; 枣泥译. — 增订本.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8
书名原文: THE INFINITE SEA
ISBN 978-7-5404-8113-1

I. ①第… II. ①瑞… ②枣…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4039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7-053

Copyright. 2014 by Rick Yanc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eFiore and Company Author Service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ional Limited.

Motion Picture Artwork © 2016 CIMG.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架建议: 畅销书·外国文学

DI-WU BO RUQIN II

第五波入侵 II

作 者: [美] 瑞克·扬西

译 者: 枣 泥

出 版 人: 曾寒丰

出 品 人: 郭敬明

项目总监: 痕 痕

版权引进: 恒 殊

策划总监: 恒 殊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

特约策划: 卡 卡 董 鑫

特约编辑: 孙 宾 孙 鹤

营销编辑: 杨 帆 周怡文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zui@zuifactor.com)

设 计 师: 曹 欣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5mm × 1230mm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113-1

定 价: 32.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最世文化
Shanghai ZUI co.,Ltd

献给无尽的守护者
桑迪



© ZUI 2017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我的慷慨像海一样浩渺，
我的爱情也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你的越多，
我自己也越是富有，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

——威廉·莎士比亚——

目录

Contents

楔子—— / 001

第一部分—— / 007

第一章 / 008 第二章 / 032

老鼠的问题 撕裂

第三章 / 060 第四章 / 089

最后一颗星 死了几百万

第五章 / 094 第六章 / 141

代价 扳机

第二部分—— / 147

第七章 / 148 第八章 / 236

所有的一切 迪比科

全都加起来

作者感言—— / 241

楔子

——麦田——

不会有人收麦子。

春雨唤醒了沉睡的种子，油油的绿苗从湿润的泥土里砰地冒出来，挺直了身子，好像是人在睡醒长长一觉之后伸了个懒腰。春天让位于夏天，油油的绿苗颜色深起来，变成了棕褐色，转成了金黄色。白日变得悠长且炙热。厚塔一样涌动的乌云带来了降雨，停驻于华盖之下的永恒暮色中，褐色的麦秆亮晶晶的。小麦直起腰，成熟的麦穗被拂过麦田的风吹低了头，一片麦海麦波荡漾、无边无尽、此起彼伏，直通天际。

到了收获时节，没有农夫将麦秆上的麦穗割下来，用粗糙的双手揉搓麦穗，将麸皮从麦粒上吹掉；也没有割麦人咀嚼麦粒或是细细品味麦粒精致的表面被牙齿碾碎的感觉。农夫死在了那场瘟疫里，仅存的家人逃去了最近的镇子，而他们在那里，也终究屈从于死神，给死于第三波的数十亿人又多添上几个。建于农夫祖父之手的这座老房子，此时如一座荒岛，被无尽的金色海洋环绕。白日渐短夜晚渐凉，麦田被冷冷的风吹得七零八落。

在冰雹和夏日暴风雨的闪电中幸存下来的麦田，好运却未能延续到冬日。待到那群难民来这座老房子里避难的时候，麦子已经全都死了，死在深秋霜冻的重拳下。

这五男两女，在万物生长最终季的前夕，彼此还都是陌生人，而现在却全都心知肚明了一个不曾说出口的默契，那就是他们每个人单独行动要比所有人一起行动强很多。

几个男生轮番走到门廊上探查情况。万里无云的天空在白天的时候被擦得锃亮，蓝得耀眼，西斜的太阳垂落到天际，给暗淡无光的枯黄麦田涂抹上一层莹莹的金芒。夜晚并不是温良地走来，更像是气冲冲一下子猛地砸到大地，星光将金棕色的麦田变成了一片闪闪的银白。

机械化的世界已经死了。地震和海啸涂抹掉海岸线。瘟疫吞噬了数十亿的人命。

现在站在门廊上的男生看着麦田，想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一个刚刚开始的下，负责观察情况的男人看见死气沉沉的麦海分开，他意识到有人正朝这边来，碾过麦田往这座旧农舍走来。他喊屋里的人，一个女人出来走到他身边，站在门廊上，他们两个一起看着高高的麦秆消失在棕黄色的海洋里，好像大地自己将它们吸走。从麦田表面看不到是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男人走下门廊。他举起来复枪瞄准麦田。他在院子里等着，那个女人站在门廊上等着，其他人在屋子里等着，他们的脸紧紧贴住玻璃窗，没有人讲话。他们等着麦帘被拨开的一刻。

那一刻真的到来，一个小孩显出身来，打破了等待时的沉默。女人跑下门廊，将来复枪的枪管一把拍掉。**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宝宝。你要朝一个孩子开枪吗？**男人扭曲了脸孔，犹疑不决，露出他对这种轻信的愤怒。**我们怎么知道？**他向那个女人说。**我们还能再相信什么？**

那个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出麦田，摔倒在地上。女人朝他跑过去，将他抱起来，男孩脏兮兮的小脸紧紧贴着她的胸脯，拿枪的男人先一步拦在她面前。他一动不动。**我们必须把他抱进去。**男人觉得胸口好像堵了一块大石。他夹在过去的世道和现在的世道之间，夹在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之间，作为代价，那些不曾说出口的默契沉甸甸地压在他心头。**他只是个小宝宝。你要朝一个孩子开枪吗？**女人走过他身边，迈上台阶，上了门廊，进了屋，男人低下头好像在做祷告，然后又带着祈求抬起头。他等了几分钟，看麦田里还会有不会有别人走出来，因为他很难相信一个蹒跚学步的毫无反抗之力的娃娃能独自一人走这么远，身边连个保护的人都没有。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

当他走进旧农舍的客厅，看见那个女人将孩子抱在膝头。她已经找了条毯子裹住他，又给他拿来了水，小小的手指被杯子周围的冷气冻得通红。其他人都聚集在屋子里，没有人讲话，他们目瞪口呆，探究地盯着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呢？**孩子呜咽着说。他一张张脸看过去，想找到一张熟悉的，可是他们对他来说全都是陌生人，就好像在世界末日他们对彼此都是陌生人一样。他哭哭啼啼地说自己冷，自己喉咙痛，自己嗓子发炎得很厉害。

女人抱着小宝宝，哄他张开嘴。她看见他的上膛有一块发炎的组织，但是没有看见在他的嗓子眼附近埋着一根细如发丝的电线。她没有看见那根电线，也没有看见那根电线另一头拴着的小小胶囊。她不知道，就在她弯腰要孩子把嘴巴再张大一点的时候，孩子体内校准过的装置探测到了她呼出的二氧化碳。

我们的呼气是扳机。

我们的孩子是武器。

爆炸瞬间将旧农舍人间蒸发。

麦田蒸发的时间要久一点。无论是农舍、院落，还是在过往每一年都会迎来硕果累累大丰收的这片土地，丁点不留。但是那些干枯、轻飘飘的麦秆被火烧光之后，化成了灰。日落时分，一阵凛冽的北风扫过这片田野，将灰吹到天上，带着它走了几百英里之后，灰飘飘悠悠地落下，一场灰黑色的雪，冷漠地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落定。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老鼠的问题

——1——

世界是一只即将停摆的钟。

我从手指刮着玻璃的声音中听见它。我从旧酒店发霉的地板和腐烂的墙纸上闻见它。我从睡梦中的茶杯起伏的胸口感觉到它。茶杯怦怦的心跳，有节奏的呼吸，都是冰冷空气中弥漫的温暖，那只钟越走越慢。

房间对面，凯西·苏里文靠着窗口监视外面的动静。月光从她身

后窗帘的小窄缝里透过来，照亮了她嘴里呼出的一团团冷气。她年幼的弟弟躺在紧挨着她旁边的床上睡着，被子下隆起小小的一团。窗、床，再来一遍，她的头转来转去就像摇晃的钟摆。她头部的转动，她呼吸的节奏，和鸡块的一样，和茶杯的一样，和我的一样，标志着那只钟越走越慢。

我下了床。茶杯在梦中呓语几声，又往被子里缩了缩。虽然我只脱了靴子和大衣，从头到脚都依然裹得严严实实，然而冷气逼人，紧撮住我的胸口。我从床脚抓起靴子。苏里文看着我穿上鞋，然后看着我走到衣橱去拿帆布背包和来复枪。我走到窗边站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应该在走之前跟她说点什么。我俩很可能后会无期。

“这么说，要走了？”她说。她的汗毛在奶白色的月光下一闪一闪。脸上的小雀斑似乎从她鼻子和脸颊上飘起来。

我肩扛着来复枪，调整了一下。“要走了。”

“你知道，我能明白为什么叫小飞象。大耳朵嘛。还有鸡块，因为萨姆个儿小。茶杯也是。僵尸我不是特别明白——本不肯说——我猜磅蛋糕是跟他矮矮胖胖的身材有关。可你为什么叫杀手铜呢？”

我明白她为什么问。除了僵尸和她弟弟，她再也不会相信任何人。杀手铜这个名字又将她的偏执轻轻往前推了一把。“我是人类。”

“是啊。”她扒着窗帘缝，从二楼看着底下的停车场，下面一片冰晶。“之前也有人这么跟我说过，然后我就傻呵呵地相信了。”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也不算特别傻。”

“别装了，杀手铜。”她厉声喊道，“我知道你根本不信我讲的伊万的事。”

“我相信你。不可信的是他的故事。”

我抢在她当着我的面泪如雨下之前，转头朝门口走去。在伊万·沃克这个问题上，你不能把凯西·苏里文逼得太紧。我不是要用这件事来针对她。伊万就是一根从峭壁上伸出来的小树枝，能让她紧紧抓住，事实上他走了会让她抓得更紧。

茶杯没有发出动静，但是我感觉得到她在盯着我。我知道她醒了。